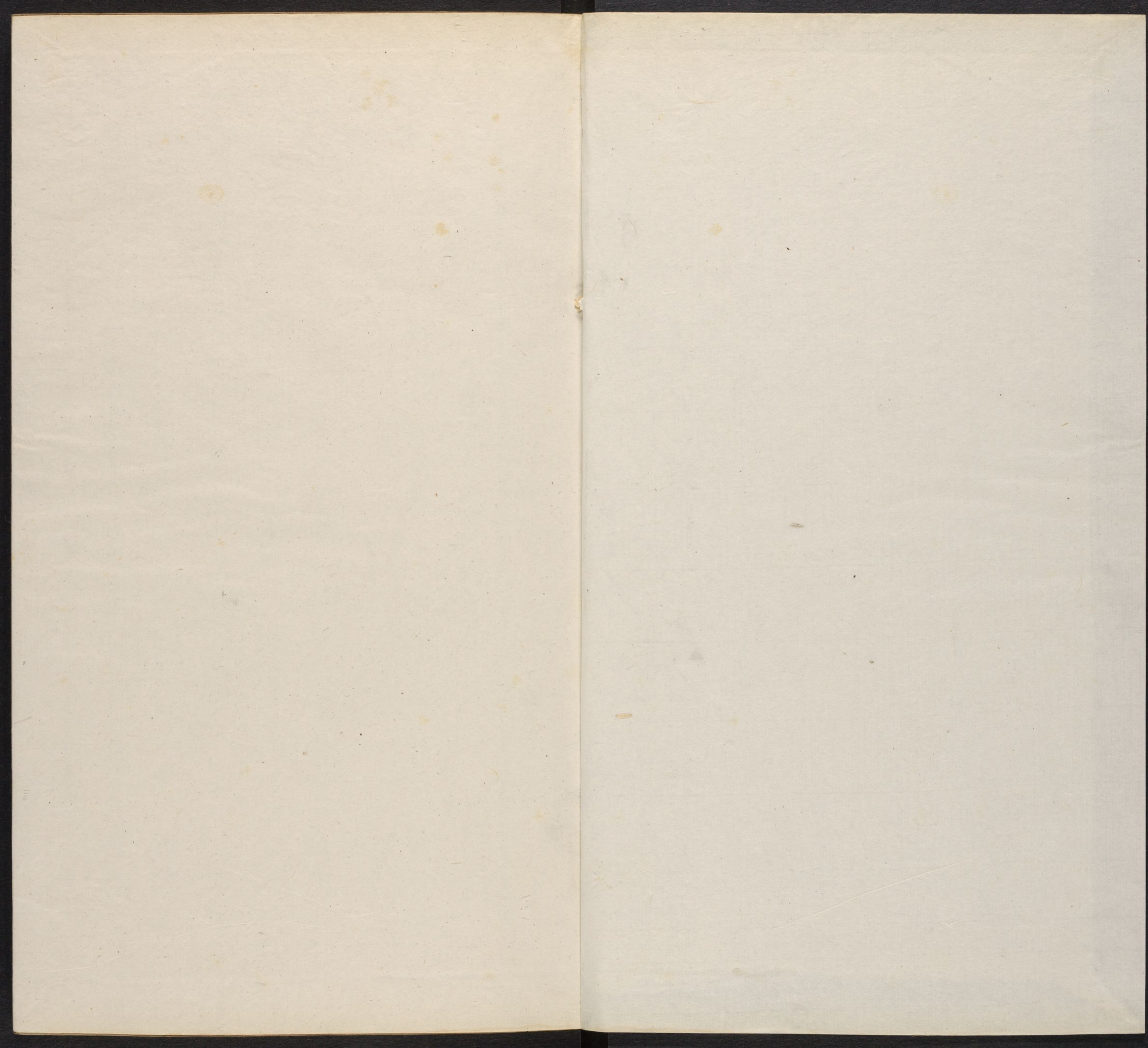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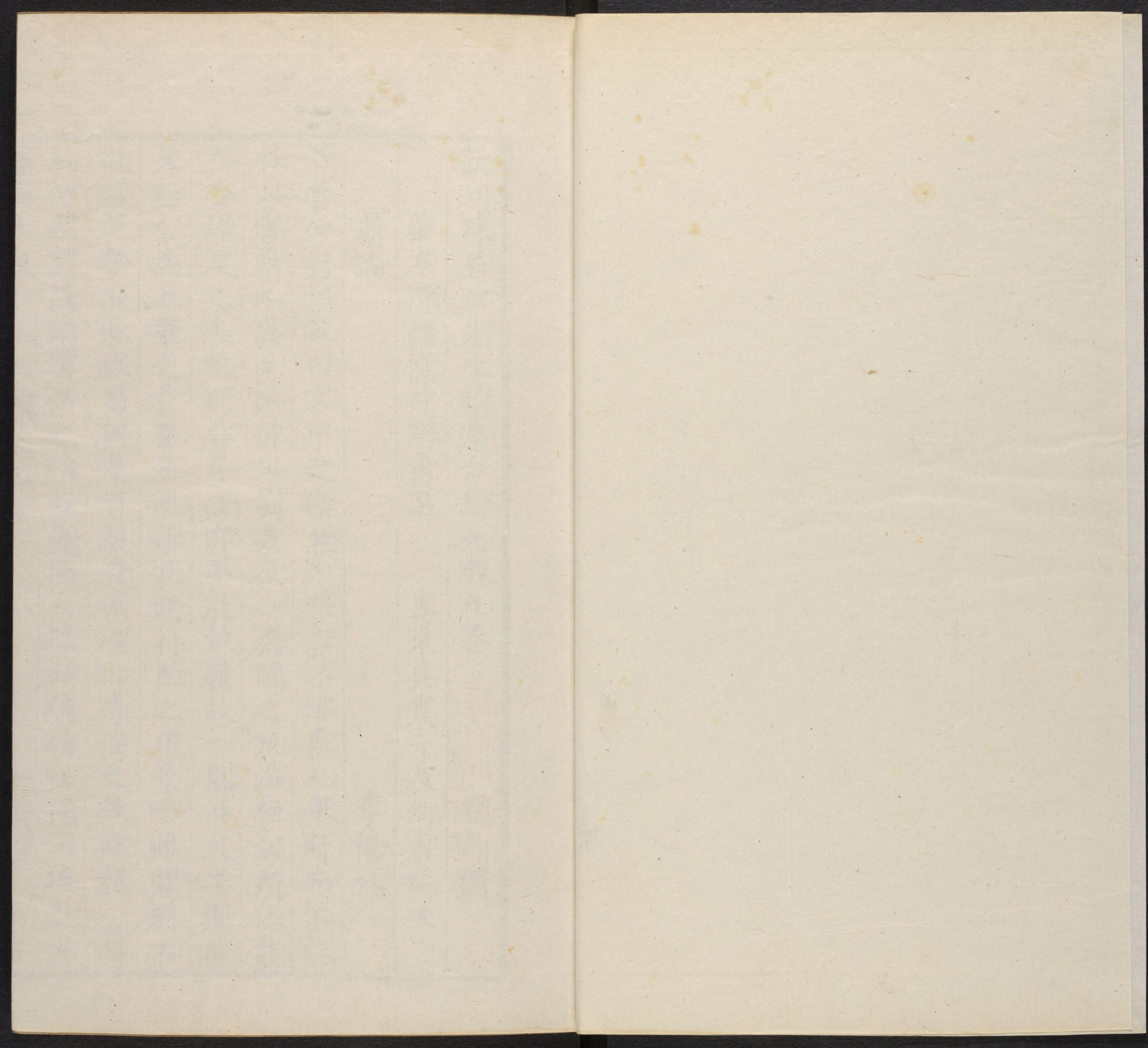
T 5238.07/7922

12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九卷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吳震元長卿甫編次

霸論

李德裕

昔管仲對桓公曰宮中之樂無所禁禦不害霸也舉賢而不能任此害霸也竊見敬仲此對是欲一齊國之政滿桓公所以能允合諸侯之志然則非專任亦不能致霸故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桓公為五霸之首蜀主之任孔明符堅之用景略雖關羽不能移焚勢不能惑蜀與秦皆君安國理非專任之效歟桓公得敬仲則興隆霸業漢元信石顯而大穢明德信任同而理亂異

哈佛大學  
圖書館  
藏



者何也所任用非其人也近世有以宮中之樂餌其君者而苞  
苴日行紀綱日壞朋黨益熾謔言益昌得非竊管仲之術違管  
仲之道莊周稱所謂至智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又曰跖不得  
聖人之道不行豈斯之謂也

五伯論

蘇轍

五伯威文為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威公帥諸侯以伐  
楚次於陘而不進以待楚人之變楚使屈完如師威公陳諸侯  
之師與之乘而觀之屈完見齊之盛懼而求盟諸侯之師成列  
而未試也威公退舍召陵與之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  
戰之必不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  
不戰服楚而不吝也晉文公以諸侯遇楚于城濮楚人請戰文  
公患楚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軍吏皆諫咎犯曰我退而楚還  
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師退而楚不止遂以



破楚而殺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楚亦與齊威  
等無戰勝之功矣故威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全師  
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凌虐邾  
鄆之君爭鄭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暇雖竊伯者之名而實非  
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伐諸戎楚莊王克陳入鄭得而不  
取皆有伯者之風矣然穆公聽杞子之計違蹇叔而用孟明千  
里襲鄭覆師於殽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不能東征諸夏以  
終成伯業莊王使申舟聘齊命無假道於宋舟知必死而王不  
聽宋人殺之王聞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宋圍之九月與之盟

而去之雖號能服宋然君子以為此不假道之師也齊靈公楚  
靈王之所為王亦為之而尚何以為伯乎嗚呼此二君者皆賢  
君也兵一不義而幾至於狼狽不能與威文齒而况其下者哉



齊論

蘇轍

三代之得天下其所以異於後世者惟不求而得之耳世之論  
伊尹太公多以陰謀竒計歸之其說乃與漢陳平魏賈詡無異  
夫陳平賈詡之事張子房荀文若之所不為也而謂伊尹太公  
為之乎太公蓋善用兵老而不衰與文王治岐而司馬兵法出  
焉要之皆仁人豈以詭詐為之而傾人以自立者哉管仲相威  
公霸諸侯一正天下使人免左衽之禍孔子以仁許之然死不  
旋踵適庶爭立威公不得莖幸而不亡以管仲之智而不免於  
此蓋物有以蔽之歟古者將治天下必先治家以為其道當自



是往管仲為齊大夫塞門反玷身備三歸而威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其行甚穢管仲以為不害霸不禁也夫古之聖人為君臣父子夫婦之禮皆有本末不徒設也故以舊坊為無用而毀之者必有水患以舊禮為無益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古之君子修身而家治安而行之不知其難而亂自去今管仲媮取一時之欲而僥倖於長久難哉威公季年將立世子管仲知其將有適庶之禍遂與威公屬孝子於宋襄公夫使威公妻妾適庶之分素明家事素定則太子一言立矣而他人何與哉蓋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於是窮矣

齊威公論

趙鵬飛

脩內者王脩外者霸何謂內根諸心之謂內何謂外徇於物之謂外王霸之道均依仁杖義也均伐叛討逆也均安中國攘夷狄也而王以王霸以霸何哉內外之異也王者之治在正心誠意初以脩身不期于齊家而家正不期于治國而國定不期于平天下而天下安非不期也脩于內而應于外非有心以期之也故仁本諸心不期愛人而人懷其仁義本諸心不期服人而人服其義叛者伐之逆者討之非苟利其叛逆而為已功也心於除患而已中國未安吾安之夷狄未攘吾攘之非取安中國



之效而必攘夷狄之名也心於濟世而已霸者則不然有其跡而無其真豐於外而歉於內曰吾不愛人人且以我為不仁姑愛之吾不正己人且以我為不義姑正之叛者固於己無損而逆者固於己無傷然置而不問則吾無伐叛討逆之功中國未安必有安之者夷狄未攘必有攘之者然使人安之使人攘之則名在人己安之而已攘之則利在己蓋攘而安之乎故凡王者之所脩皆在內也霸者之所脩皆在外也脩內者逸脩外者勞故王者之脩無動息而霸者之脩有動息脩內者本於心遇機之來則應之機靜則止何勤何怠脩外者本諸物之來無窮

而智力有限運吾智而智日深養吾力而力日贍則物至能應之而無虞吾之知一昏而力一挫則事至有所不能籌物至有所不能支日勤而無怠何也一日少懈則智力有窮矣齊為五霸之盛其初會北杏以求諸侯未和伐宋以為鄆之會伐鄭而為幽之盟諸侯無二矣而後伐戎伐徐徐戎率服則救鄭以示威於南伐山戎以示威於北定魯之難救邢之危衛滅而齊封之杞滅而齊城之內之諸侯一德事齊可以南征楚也則會江黃以摘楚之後取舒庸以折楚之臂然後興次陘之役成召陵之功則攘戎狄之功成矣外雖定而王室未寧於是為首



止之會定世子之位以示諸侯尊王之心襄王踐祚又為之合  
葵丘之會率諸侯以聽於冢宰興曠世不行之大禮以令天下  
而王室定矣內和諸侯外攘強楚上定王室威公蓋以三王之  
功不我過也則怠心生狄滅溫齊不問楚滅萊齊不救狄侵衛  
齊不知既而楚知其怠而易與也於是深履東夏而伐徐公合  
八國諸侯於牲丘顧望不進乃命大夫救徐而卒底於敗雖伐  
厲伐英氏威公皆不親也卒之內寵如林閨門無法一身未瞑  
六子為仇歟不以禮筵不以時一威公爾而前日之威公非今  
日之威公何也勤怠之殊也勤怠之意何從生脩外而不脩內

也蓋脩內者逸內既一定則事物之來惟所應之脩外者勞一  
日不脩則事有所不濟而前功皆廢矣聖人治天下之道不外  
於大學中庸大學中庸皆脩內者也脩外者聖人所不錄然于  
春秋若予威公者權也於春秋而不予威公則天下其胥為夷  
乎孔子予之而孟子鄙之孔子予之者權也權以濟時為重蓋  
予鄙之者正也正以垂萬世之法孔孟相濟後世可鑒焉



桓公論

李翱

齊桓公不疑于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戎翟匡周室亡國  
存荆楚服諸侯莫不至焉豎刀易牙信而齊國亂身死不葬五  
公子爭立兄弟相反者數世桓公之信于其臣一道也所信者  
賢則格于天地功及後世不得其人則不得其死其知人不易  
也豈惟霸者為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人皆  
立于朝堯能知舜于是乎驩兜放共工流殛鯀三苗舉禹稷  
臯陶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後世  
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黨



于朝禹稷臯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得為齊桓  
公爾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為君乎惟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  
民無能名焉哉春秋曰夏滅之蓋齊滅之曷不言齊滅之為桓  
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也嫉妬  
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賢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  
能繼絕世存亡國焉耳豎刀易牙用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  
用管夷吾未有豎刀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  
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  
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于百

姓者何所勞乎勞于擇賢得其人加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  
已矣東坡曰書曰朕聖說說殄行傳曰君子之所為可傳為  
可繼也凡行之不可傳繼者皆殄行也堯舜之所聖也世衰道  
喪士貴苟難而賤中庸故邪慝者進焉齊桓公欲用豎刀易牙  
開方三子管仲曰三子者自刑以近君去親殺子以求合皆非  
人情難近桓公不聽卒以亂齊桓賢主也管仲信臣也夫以  
賢主而不用信臣之言豈非三子者似忠而難知也歟甚矣似  
之亂真也故曰惡紫謂其奪朱也惡莠謂其亂苗也惡鄉愿謂  
其亂德也孟子憂之故曰君子反經而已矣君子之所貴必其



可傳可繼者也是以謂之經者常也君子苟常而為貴則彼苟難殄行無為之矣苟難者無所獲殄行者無所利則庶民並興巧者不能獨進拙者不可自効吾虛心而察之賢者可事能者可使而天下治矣

管仲論

元結

自兵興已來今三十年論者多云得如管仲者一人以輔人主當見天下太平矣元子異之曰嗚呼何是言之誤耶彼管仲者人耳止可與議私家畜養之計止可以脩鄉里畎澮之事如此仲可當焉至於相諸侯材量已似不足致齊及霸材量極矣使仲見帝王之道識興國之禮則天子之國不衰諸侯之國不盛如曰不然請有所說仲之相齊及齊強富則合請其君恢復王室節正諸侯君若惑之則引禍福以喻之君既聽矣然後約諸侯曰今王室將卑諸侯更強文王風化殘削向盡武王疆域割



奪無幾禮樂不知其由征伐何因而出我是故謹疆域勉日夜望振兵威可臨列國得與諸侯會盟一旦能新復天子之正朔更定天子之封畿上奉天子復先王之風化下令諸侯復先公之制度以為何如若皆不從我則以兵先臨於魯魯不敢不從魯從則與魯西臨宋鄭宋鄭從則與三國北臨燕衛燕衛從則與諸國西臨秦晉秦晉從則與七國以尺牘約吳楚吳楚從則天下無不從之國然後定約若有果不從者則約從者曰吾屬以禮義尊天子以法度正諸侯使小國不常患弱大國不敢怙強此誠長世之策若天子國亡則諸侯交爭兵戈相臨誰為強

者則安得世世禮讓相服宗廟血食我是故力勸諸侯尊天子今某國猶豫宜往問之若不從約則與諸侯率兵伐之分其疆土遷其子孫留百里之地奉其宗社下為諸侯廣子孫之業上為天子除不順之臣何如如此則諸侯誰敢不從然後定天子封畿諸侯疆域與服噐玩禮樂法度征賦貢輸自齊魯節正節正即定乃共盟曰有貳約者當請命天子廢其驕凶以立恭順廢其荒惑以立明哲敢不聽者伐而分之如初約制定於是諸侯先各造邸於天子之都諸侯乃相率朝覲已而從天子齊戒拜宗廟禮畢天子誓曰於戲王室之卑久矣予不敢望皇天后



土之所履載將且暮阜隸於諸侯不可則願全肌骨下見先王  
今諸侯不忘先王之德不忘先公之忠烈共力正王室俾予  
主先王宗祀予若昏荒淫虐不納諫諍失先王法度上不能奉  
宗祀下不能安人民爾諸侯當理爾軍卒脩爾矛戟約爾列國  
罪予凶惡嗣立明辟予若能日勉孱弱力遵先王法度上奉宗  
祀下安人民爾諸侯當保爾疆域安爾人民脩爾貢賦共予郊  
祀予有此誓豈云及予將及來世予敢以此誓於宗廟予敢  
以此誓於天地諸侯聞天子之誓相率盟曰天子有誓俾我  
諸侯世世得力扶王室使先王先公德業永長諸侯其各銘天

子之誓傳之後嗣我諸侯重自約曰諸侯有昏當如前盟若天  
子昏惑不嗣虐亂天下諸侯當力共規諷諫諍如甚不可則我  
諸侯共率禮兵及王之畿復諫諍如初又甚不可則進禮兵及  
王之郊終不可則進禮兵及王之宮兵及宮矣當以宗廟之憂  
咨之當以人民之怨咨之當以天子昔誓咨之當以諸侯昔盟  
咨之以不敢欺先王先公告之以不敢欺皇天后土告之然後  
如天子昔誓如諸侯昔盟使管仲能如此則周之天子未為奴  
矣諸侯之國未則亡矣秦於天下未至是矣如曰仲才及也君  
不從也仲知及也時不可也則仲曾是謀也乎君不從也歎仲



曾是為也乎時之不可也歟况今日之兵不可以禮義節制不可以盟誓禁止如仲之輩欲何為乎

管仲論上

蘇洵

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



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

死諸侯不致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若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鮒以不能進籛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



古論大觀 卷九 十四 洵二  
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管仲論下

蘇洵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彊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必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



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

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之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之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鮒以不能進遽伯玉而



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  
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  
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有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  
哉

此即前篇全文不過篇首多兩行免案後論耳而眉公兩  
錄之且於題目硬分論上論下似未嘗寓目者一何可嘆

管仲論一

蘇軾

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威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  
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心以刑  
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廢之禍故桓公不王而孔子  
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矣曰威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  
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威文之事者孟子蓋過  
矣吾讀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為萬世法  
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用為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  
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



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也篡弑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威公管仲不以是廢之廼欲以為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謂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符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為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啟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不害吳

太子不用鼂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符堅不貪江左雖有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為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而言之則不免為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者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既乎漢景帝以鞅二而殺周亞夫曹操以重名而殺孔融晉武帝以卧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重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或齊後主



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武后亦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為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敗為是非也故夫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為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為天下如養生愛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

管仲論二

蘇軾

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相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竒而不齊唯其竒而不齊是以知其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二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竒也使天度而無竒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可以



古語九卷  
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曆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為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法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二百五十十取三馬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為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踞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為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為

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者邪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為三軍五人為軌二有長十軌為里一有司四里為連二有長十連為鄉三有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為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碁局䟽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為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二之鄭而魚麗鵠鶴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相威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其軍壘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



故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畧速勝之兵是以兵得而見其法也  
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雄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陣  
百人為行百行為陣、皆徹行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  
應三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  
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亡而三代什伍之數與  
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  
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  
矣

管仲相桓公論

蘓 軾

先君嘗言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以桓公霸孔子稱其仁而  
不能止五公子之亂使其君死不得葬曰管仲有以致此也哉  
管仲身有三婦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而不以為非此固適  
庶爭奪之亂所從起也然桓公之老也管仲與桓公為身後之  
計知諸子之必爭乃屬世子于宋襄公夫父子之間至使他人  
與焉智者蓋至此乎於乎三婦六嬖之害溺于淫慾而不能自  
克無已則人乎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四方且猶訓之而  
况家人乎傳曰管仲病且死桓公問誰可相者曰知臣莫若君



古論大崔  
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  
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曰自宮以適君非  
人情難親管仲死桓公不用其言卒近三子二年而禍作夫世  
未嘗無小人也君子以閑之則小人不能奮其智語曰舜有  
天下選于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衆舉伊尹不  
仁者遠矣豈必人人而誅之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而無以禦  
之何益于事內既不能治身外復不能用人舉易世之憂而屬  
之宋襄公使禍既已成而後宋人以干戈正之于乎殆哉昔先  
君之論云耳

管仲治兵論

蘓轍

管仲治齊始變周法使兵民異處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  
六而士鄉十五制鄙以為五屬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國  
中之士為兵鄙野之民為農、不知戰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  
而食其力兵以衛農、以資兵發兵征行暴露戰鬪而農夫不  
知其勤深耕疾耨霑體塗足而士卒不知其勞當是之時桓公  
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北伐山戎制零支斬孤竹西攘  
白狐逾太行渡辟耳之溪九合諸侯築夷儀城楚丘徜徉四方  
國無罷弊之民而天下諸侯往來應接之不暇及秦孝公欲并



海內商君為之唱謀使秦人莫不執兵以事戰伐而不得反顧而為農陰誘六國之民使專力以耕闢中之田而無戰攻守禦之後二者更相為用而天下卒以不抗何者我能累々出兵不息而彼不能應我能外戰而內不乏食而彼必不戰而後食可足此二者管仲商鞅之深謀也自管仲死其遺謀舊策後世無復能用而獨其分兵與民之法遂至于今不廢何者其事誠有以便天下也

管仲晏嬰論

揚 夔

子貢以管夷吾之奢晏平仲之儉質于宣尼宣尼以管仲之奢賢大夫也而難為上晏平仲賢大夫也而難為下蓋譏其僭上偏下之失或謂無所輕重予敢繼其末以論先後焉夫齊桓承襄公之失政接無知之亂常以亡於外自莒先入有國之後銳心以求其治及叔牙言夷吾之能脫囚服秉國政有鮑叔之助隰朋之佐遂能九合諸侯以成霸業此逢時之大者也若平仲者立於衰替之朝有田國之彊有樂高之侈時非曩時君非賢君當崔杼之弒也能挺然易其盟陳氏之大也能曉然商其短



獨立讒諂之伍自全於紛擾之中人無間言時莫於偶若桓公  
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信於吾之力也使晏子居桓公之世有鮑  
隰之助則其尊周室霸諸侯功豈減於管氏乎以其鏤筮而朱  
絃孰若豚肩不掩豆以其三歸而反玷孰若一狐裘三十年矧  
國之破家之亡者以奢乎以儉乎語曰奢則不遜儉則回與其  
不遜也寧固然後知聖人輕重之旨斯在

晏平仲論

蘇轍

管子以威公伯然其家淫侈不能身蹈禮義晏子之為人勇於  
義篤於禮管子蓋有愧焉然晏子事靈莊景公皆庸君功業不  
足道使晏子而得君如管仲之於威公其所成就當與鄭子產  
比耳至於九合諸侯攘却戎狄未必能若管子也唐姚元崇宋  
璟皆中興賢相然元崇好權利事武后立於羣枉之中未嘗有  
一言犯之又事明皇帝時亦有所縱弛太廟棟毀巡遊東都以  
為無害至於宋璟介潔特立於武后世排斥權幸身危者數矣  
其於明皇帝亦未嘗有取容之言故世嘗以元崇比管仲璟比



晏子或庶幾焉

陳仲子論

蘇轍

陳仲子處於於陵齊人以為廉孟子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歟抑亦盜跖之所樹歟人安能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若是則孟子之責人也以難曰否居於陵而食其食非孟子所謂不可而仲子之所謂不可也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天下無伯夷仲子之義為不居且不食也天下不可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然則非其居於於陵食於辟廬之果汗也而不食於毋遊兄之室事之不可繼也故曰以



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  
為能克其類也乎君子之行為可克也為可繼也然後行有類  
若仲子將何以繼之故曰禦人於國門之外而餽以道則不受  
以不義取之於民而餽以道則受於孔子以不義取之於民者  
猶禦也其交於孔子何也曰以其非禦也非禦而謂之禦充類  
至義之盡也君子充其類而極其義則仲子之兄猶盜也仲子  
之兄猶盜則天下之人皆猶盜也以天下之人皆猶盜而無所  
答則誰與立乎天下故君子不受於盜而猶盜者有所不問而  
後可以立於世若仲之者蚓而後充其操也子曰鳥獸不可同  
羣焉非斯人之謂是也

晉論

蘇軾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勤逸處而能  
憂其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射御以自致其力平  
居習為勉強而去其惰傲厲精而日堅勞苦而日強冠冕佩玉  
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為者  
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蓋常起於上  
之所憚而不敢為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為則  
有以乘其間而致其上之所難夫其上之所難者豈非死傷戰  
鬪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耶彼



以死傷戰鬪之患邀我而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死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死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昔者晉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讓泊然冲虚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眇而霜雪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

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奸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蓋古之君子其治天下為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棄其糲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為君子至於後世為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而為秦之強食其甚美而無以自實而為晉之敗夫甚勞者固非所以為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



之故也哉

此論六朝之晉也編次於此謬矣

世子申生論

自居易

晉侯以驪姬之感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得殺身成仁之道是以晉人謚為恭世子載在方冊古今以為然居易獨以為不然大凡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棄嗣于非禮不可謂道受命于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謚曰恭不知其可若垂之來代以為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奔走之將欲商榷敢徵義類在昔虞舜父頑母嚚舜既克諧瞽亦允若申生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諫感君



心以至誠雖申生孝不侔於舜而獻公之頑亦不遠于瞽盍以  
烝烝之又俾不格于姦乎故咎之始形則齋慄祗載而為虞舜  
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兆則讓位去國為吳太伯可也若又不  
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遠害為公子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  
是乎致身于不義不祗陷父於不德不慈負罪被名以至于死  
臣子之道不其感歎夫以堯之聖書美曰允恭舜之孝書美曰  
溫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可稱乎周之衰也楚子以  
霸王之器奄有荆蠻光啟土宇赫赫楚國由之而興謚之為恭  
猶曰薄德今申生徇其死不顧其義輕其身不圖其君俾死之

後弑三君奚齊卓子懷公殺十有五臣荀息里克丕鄭祁舉共  
華賈華叔堅騅顛曩虎持宮山祁慶鄭狐突瑕生卻芮實啟禍  
先大亂晉國則楚恭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如此異德同謚  
無乃不可乎左氏修魯史受經于仲尼蓋仲尼之志丘明從而  
明之無善惡無小大莫不微婉而發揮焉至于申生之死也之  
謚也略而無譏何其謬哉何以覈諸且仲尼修春秋明則有凡  
例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名  
以貶之故書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晉侯且明  
太子者蓋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于不義也以微旨考



之則仲尼之明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知矣  
嗚呼先王之制謚豈容易哉蓋善惡始終必褒貶于一字所以  
彰明往者而勸沮來者故君子于其謚無所苟而已矣繇是而  
言則恭世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申生論

真德秀

真氏曰驪姬之讒申生也其機變亦甚巧矣夫父子之情日相  
親近則間言不得而入惟以術離之然後譖愬可施焉故驪姬  
首賂二五使說獻公出三子于外此離人之術也獻公者喜功  
貪得之人闢地啓土正其所欲故二五因以啗之且為之辭發  
諸歌詠以動盪其心志公安得不悅而從之三子既出則圖之  
易矣既又與優施謀作難之先後優施知申生之可陷也則請  
先之其言曰精潔易辱又曰甚精必愚蓋精潔之人惜名顧行  
惟恐點污故曰易辱以節自勵不以智自全故曰必愚申生惟



其精潔也故一辱以弑君之名則必以死自明而後已臣前論  
石顯之陷蕭望之其情亦然夫必頑鈍無耻沉鷲有謀之人則  
雖辱之而不動淮陰少年嘗辱韓信矣信寧其俛出袴下之耻  
不死也諸葛亮嘗辱司馬懿矣懿寧得畏蜀如虎之謂不戰也  
若申生則輕死重名不能如信懿之忍可以術激之而使死故  
優施欲先陷焉然恐獻公未忍果於殺也則又夜半而泣以危  
言動之謂申生有將為逆之意自請先死公懼而謀之則又勸  
授之政而避禍焉夫獻公剛猛人也能滅霍魏虢虞諸國以大  
其封雖齊威久主夏盟未嘗一為之屈而肯為其子屈乎懷怒

必殺之心自此啓矣然猶患無隙以加之罪也則使將兵而伐  
翟馬勝則加以得衆之名敗則繩以覆師之罪申生至是無逃  
死之路矣然又慮大臣或守正力爭則公之意未必不回也則  
又使優施往飲里克而諷其為附麗之計烏烏之歌亦猶二五  
晉都之歌也詩歌於人最為易動故三姦之言無不售焉里克  
大臣也許以中立則殺嫡立庶之謀成矣獻公既惑驪姬之讒  
故歸胙之詐最為易辨而不復辯申生之仁恐傷君意又不忍  
自辯惟有一死而已申生死而二子奔無不如優施之所料者  
卒之獻公卒奚齊立里克弑之卓子立又弑之夷吾立不終迨



重耳立而後定晉國之亂垂二十年由驪姬之讒而三姦助之也褒姒有一號后父猶能合謀以逐宜臼况驪姬有三姦之助乎故女子小人表裏交締者危國忘家之本也

晉文公論

趙鵬飛

威文之霸功醜德齊然威公之後子孫不振庸之守國而已無復興霸者而文公之後厲悼平定皆能嗣文公之業以宗諸侯每與強楚角立雖不足以服楚而中國賴之不遂為夷則亦不為無益於衰世焉吾嘗求其所以然威公務以柔勝而濟之以威文公務以剛勝而濟之以德此所謂強弱之異而興衰之不同也商周之有天下其傳世之數歷年之久不大相過而商之後屢躓而屢興少康盤庚高宗皆奮起衰亂之中卓然為時賢王而周之後委靡不振興於衰亂之間者宣王一人而已而宣



王之為人剛毅果敢殆非成康之流蓋不如是亦不足以興也  
愚因是知威文子孫興衰之異亦商周之世也商尚質而周尚  
文質近乎剛文近乎柔柔可以強而不可以久故周之後平力  
和憚而鮮能崛起剛可以立而不免於挫故商之後嚴厲奮發  
屢起而人亦祖宗所尚者有以致之也今威文之所尚固不  
可髣、商周然觀其子孫之興衰實似之威公之興每不為剛  
厲果決之舉內合諸侯惟務柔其心而不加之以暴宋鄭不服  
纒侵而伐之綏其來也戎狄為患忍而不討遷邢遷衛特避之  
而已不與爭鋒也諸侯既合垂二十餘年不敢犯楚及召陵之

師以天下諸侯臨之何患不克一問而屈整兵而退不戰也其  
為人寬緩和柔不務剛決故其子孫皆以優游和易四公子皆  
不能自立死生廢置皆係乎人景公在位幾六十年無大過咎  
僅足以守國而已權專於田氏而不敢取晏子有言而不能用  
無足怪哉威公之貽謀者然也若夫文公之興則不然餽口於  
外十有九年一日得晉則任賢使能治兵富國不五年而圖大  
舉侵曹伐衛以犯楚之鋒執曹伯以激楚之怒惟恐楚之不出  
出而不戰也一戰敗楚師殞得臣拔天下諸侯於左衽之鄉遠  
衣冠而盟之朝襄王而歸之成周再朝京師襄王有所不敢當



而下勞諸侯于河陽矣其氣焰威靈震動天下此威公有所不能且不敢為者也文公勃興於亡命之餘五年而成霸楚之強威公所不敢戰者文公勝之叔帶之亂威公所不敢殺者文公誅之曹衛諸侯威公所不敢執者文公執之是皆以剛毅果決勇於必為以濟大謀成大功故其子孫恃以宗諸侯悼公平公皆足以抗楚而折其鋒天下賴之諸侯宗之主盟中夏垂二百年與春秋相終始者文公之規模基緒不為委靡保身之計以遺其後也以是論之則威文子孫興衰之故蓋已判矣後之君欲立世綿遠子孫有所維持不為齊之衰弊不為晉之剛暴

世有興王而無弊者惟以威濟德以弱濟強以仁為本以兵為用則雖與天地俱久可也



晉文公不合取楊樊論

皮日休

三代之賞臣下以爵不以位以名不以器迨夫後世君弱臣侈撥去古法能立一功者先伺君地焉能立一勲者先窺君器焉由是于魯有三桓于齊有田常于楚有白勝是賞過有僭生焉甚者奪主其來尚矣且姬之列侯守其本封勝其上爵賜之以斧鉞分之以鍾彝休戚其民生殺于國其貴已極矣遇天下無事則行其德化奉其貢賦居則待乎巡狩行則赴乎會同遇天下有事則申之以鍾鼓行之以征伐上以定王室下以正諸侯真侯伯之職業也是常節也苟天子有錫宜以德讓之豈當更



受其地也苟讓不獲聽受之者其爵可也其器可也且天子之  
地方千里不千里則其是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既侵天子之甸由  
削枝者必及乎幹剗肉者必至乎骨何者勢使之然也如晉文  
既定襄王于郊鄰王勞之以地陽人不服晉侯圍之乃辱其宗  
祊苦其人民虐其甥舅嗚呼其亦不仁矣是晉文雖有入天子  
之功而有陵天子之威也當王之賜耳讓曰臣重耳以渺渺之  
德處專征之任遇翟寇肆虐天王少遣宗祐臣敢興下國之師  
殺兇臣定王室乃臣之常也不足賞也苟天王特念小伐不寘  
諸刑列唐叔之祚獲臣有奉為賞厚矣苟為畿內之地為臣之

邑是上濫其賜下僭其受也雖天王之荐寵臣其若宗廟之靈  
百姓之心後世之罪何而晉文曾不是讓又謂隧焉豈內輕襄  
周之陵遲外恃諸侯之強盛而為邪殊不知周王之尚守乎典  
禮也且王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焉以為甸服以  
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且王之所錫田皆  
在周甸也一明知在甸內與乎晉者是力不足制晉也如力足  
制晉肯以規方千里之內地與夫諸侯哉是王之語晉侯以規  
方千里者譏其受地也文公不悟卒而受之嗚呼文公之霸也  
有召君之譏請隧之僭不為甚矣甚者在陽樊也



又公悼公論

蘓轍

晉文公辟驪姬之難處狄十有二年奚齊卓子相繼戮死秦晉之人歸心焉文公深信咎犯請而待之若將終焉者至于惠公起而赴之如恐不及于是秦人責報于外而里平要功于內不能相忍繼以敗滅內外絕望属于文公然後文公徐起而收之無尺土之賂一金之費而晉人戴之遂霸諸侯彼其處利害之計誠審哉夏商之衰湯文王皆起于諸侯積德深厚天下歸之不得已而後應故雖取天下無取天下之患其後皆數十世若文公德雖未足而待其自至庶幾王者之事也是以主盟中夏





古語九卷  
卷九  
幾二百年其功業與齊桓等而子孫過之遠甚夫豈非其積累  
之有厚薄故邪晉悼公之復霸也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未  
嘗一與楚戰卒以斃楚而服鄭蓋古之善用兵者皆不以戰屈  
人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方鄭之未服也中行偃欒黶皆欲以戰  
勝楚惟智瑩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遷延稽留而楚人自  
敝不較而去不然二子將為先穀而瑩將為林父如瑩可謂知  
兵矣

荀息論

牛希濟

晉獻公子九人聽驪姬之譖也太子申生縊于新城重耳奔蒲  
夷吾奔屈盡逐群公子唯姬之子奚齊及其姊之子卓子留于宮  
公疾病召荀息將使立奚齊荀息曰臣竭蓋股肱之力加之以  
忠貞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為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  
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公薨荀息立奚齊里克使人  
殺之喪次荀息將死之人曰無益也不如立卓子于朝荀息又  
立之里克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與先君  
言矣我欲復言然為人已乎里克殺卓子于朝荀息死之立明



褒之曰詩人有言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以荀息有復言重諾之義夫荀息晉國之大夫為執政之臣顧  
命以立其君人能殺之已不能討之是于國再立卓子以偷其  
安里克之告又不得誅以害其主雖曰復言何欢之有且獻公  
以荀息為執政也以荀息為能賢也而囑之二子今二子無辜  
而死是荀息之不賢所致其無乃辜先君之托孤之寄乎且已  
以大夫也不宜從君于昏而立幼稚知諸子之賢不能立之以  
利于晉為國家長世之計乎此周于姬氏之黨乃嬖之寵之黨  
也立二君而不能定其位縱其賊以致亂于其國若忘之黨不

可以立乎非已智力之能全也其輕許之乎是輕之言而許之  
是貪其位而固其權復言以死之子其不死人以誅之于子矣  
大國之力不能保其身知賊不討不可謂之忠縱具為虐不可  
謂之貞事嬖寵幼弱之子遠霸王賢哲之君耦俱無猜其若是  
乎若群盜力爭不能計勝而死猶將賢之若不能討賊無謀自  
殞將何以尚之哉匹夫匹婦死于溝壑者無以異之凡顧命受  
遺之日擇長輔少之道非伊周之才智且將不濟豈荀息所能  
也是以憲宗弥留之日内外疑恐姦邪之人畏盖之明復誅其  
黨有來中盡與裴晉公語及大政者公勃言曰當問大臣此非



中殿事告者遽退杜黃裳時為庶子亦以王佩繫上陽周問大  
子安否及臨慰勸之曰冢宰大臣前揭喪中覩天顏哀毀之狀  
莫不相顧而泣又憇萬國之得主也即深謀遠慮于防微之道  
如是之備及後國家以副君之命必有社稷之難遺詔擇立以  
為之常蓋不由大臣之謀始也皆左右近密建議奉迎位既及  
定乃命百辟以行大礼始謀之臣即新君受賜之地遷之重權  
委以大政南北二軍歸其肘腋九城之禁由其管鑰若明然公  
議者尚可知其諫主及後誅戮嗣王之英武者或擇幼冲之可  
教者其議立之父輪告不實之狀循環署其名民間謂之車轂

狀官者謂之金輪圖常有請趙公同署名者公歔歔流涕不忍  
執筆其子曰事既行矣禍不可變一家三百口在于今日大人  
何疑之有請筆代署時宦官畏大臣不從必與誅戮當動搖天  
下及見其名莫不喜悅由是驟命其子以居清列終致權略疑  
闡豎傾覆宗社皆趙公之所為也或曰趙公之生也由不如荀  
息之能盡其生也生之與死皆亂國者何升降之有二子者可  
謂異代而同罪丘明之褒不其繆歟

荀息從君於昏譏之是也左氏引詩明、云斯言之北豈褒詞乎益

譏左氏過矣 後半詞意模糊



范文子論

蘇軾

蘇子曰料敵勢彊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率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弒胥童以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况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銳於立事



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天欲亡之則必先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讐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之絕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其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帝皇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略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信兵

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足以為國之彊弱而國之疆弱足以為治亂之兆蓋有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樓而勾踐以伯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號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號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彼其不處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於趙宣



子遠矣

